



LOST 遗失的黄金国度

南美神话
South American Myth

TIME LIFE
BOOKS

李娜 杨波 / 译



大视野文库
神话与人类丛书

遗失的黄金国度



南美神话

South American Myth

TIME LIFE
BOOKS

李娜 杨波 / 译

封一函 / 审定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的黄金国度——南美神话 / 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 李娜, 杨波译.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神话与人类丛书)

ISBN 7-5006-6880-5

I. 遗... II. ①荷... ②李... ③杨... III. 文化史—南美洲—古代—普及读物 IV. K77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624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3-5319

Copyright © (year of publication of Original Edition) Duncan
Baird Publishers.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year of
Publication by Publisher)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AOL Time Warner Inc.

责任编辑: 刘霜

装帧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室

内文制作: 北京同力永正图文设计事务所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4007495 liushuang@cyp.com.cn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4066441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35821

787 × 1092 1/20 7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200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32.00元

>> 基督教以前的印第安雕像反映了印第安人周围的世界，比如图中展示的这件状如美洲狮的香炉。这个香炉产自玻利维亚（Bolivia）边境上的蒂亚瓦纳科。



1527 年的一个上午，秘鲁海岸印加人（Inca）的城市通贝斯（Tumbes）的居民惊讶地看到一艘神秘的船只驶进港湾。船上载着少数骁勇善战的探险者，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探险者同他们驾驶的挂着白帆的三桅帆船一样陌生而怪异。实际上他们是一群西班牙征服者（Spanish conquistadors），领头的是49岁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由于这些人的到来，南美洲最辉煌的地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取得了牢靠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很快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皮萨罗和他的手下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并被邀请参观城市。眼前的景象使他们惊诧不已：设计精巧的导水渠、大石块砌成而非灰泥结构的城堡，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座全部由金银板包镀的寺庙。寺庙的花园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甘美多汁的水果蔬菜——当然都是贵重金属制品。

黄金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受到巨额财富的驱使，皮萨罗5年之后率领一支军队卷土重来，并迅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在他到来后的20年内，印加大陆的大部分领土都被置于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掌控之下。

欧洲的接管为这个已经进化了一万多年

的文化敲响了丧钟。当地的神明被诬蔑为撒旦的化身，西班牙人热衷于在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传播基督教义，而当地的传统习俗则遭到禁止。印第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庙宇被夷为平地、圣像被摧毁。

然而，印第安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却得以在这场浩劫中幸存。出于对饱受灾难的土著居民的同情，一些神职人员详细地记录下了当地的部分旧习俗。在信仰皈依的过程中，传统习俗通常借助基督教的伪装得以幸免于难。而在南美大陆的一些偏远地带，居民可以一如既往地坚持传统生活方式而不受到干扰。这些部落之所以能够抵制征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不像印加人那样集权，这样一来，即使在他们的领袖灭亡之后，他们也不至于土崩瓦解。在丰富多彩的当地文化的基础上，西班牙征服者还添加了一些自己本土的神话传说——譬如传说中的“埃尔德拉多（El Dorado）黄金城”，巨人的传说，亚马孙女战士（Amazons）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中的国度是否存在当时还是个谜。

<< 金子既是南美洲印第安文明辉煌的见证，又是导致其毁灭的罪魁祸首。今使略者垂涎的正是那些金子做的物件，比如图中展示的状如一个坐着的妇人的铸金瓶。这件金器产自哥伦比亚，可追溯到公元600~1100年。

最早的南美人

没有人确切知道人类的足迹最早踏入南美是什么时候。近期的研究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3万年这里就有了人类，尽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个时期还是比较近的。比如，有证据表明在非洲，印度尼西亚和中国，20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

几乎可以肯定最早的居民来自北方，因为最早的美洲人并不是在这片陆地上土生土长的。他们大约是在公元前35000年之后的某个时期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当时地球上处于冰川期，海岸线下降，从而在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s)上形成了一座大陆桥。北美和南美的居民因此而被联系起来，两地神话中的诸多相似之处恰好表明了这一点。

起初冰川一定阻碍了早期移民南下的行程，但是当它们终于开辟出一条道路以后，他们在北美的中心地带发现了一个狩猎的天堂。草原上成群结队的北美野牛(bison)、麝香牛(musk ox)和乳齿象(mastodon)在吃草，这情景令他们欣喜万分，驻足不前，一时间找不到继续南下深入新大陆的理由。而他们之所以最终南下到了墨西哥，恐怕也是由于过度狩猎的缘故。据考古学家考证，在墨西哥发现的人类骨骼碎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年。

研究结果显示，大约又过了1万年，人类才开始在南美大陆上广泛定居，然而有事实表明，是在南方腹地的巴塔格尼亚(Patagonia)发现了最早的人类遗骸，这表明这种迁徙定居当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了。与这片陆地上的早

期居民为伍的是一些现在早已绝迹的物种，包括像犰狳的雕齿兽(glyptodon)，以及磨齿兽(myloodon)——一种巨大的五米多长的树懒，人们在洞穴后面的畜圈里发现了它的遗骸，这和今天世界各地把牛圈起来加以屠宰大同小异。当时甚至还有原兽(protothers)，一种早期的马。然而，就像其他物种一样，它也被捕猎以至绝迹，最终只剩下美洲驼(llama)成了该陆地上最大的役畜，几千年之后西班牙人引进了马这一物种，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于是形成了和现在的世界基本相似的格局，沿着安第斯山脉，南美大陆的西部都被人类占领，安第斯是世界最高的山麓之一，其顶峰大约高达7000米。而在大陆的东部，雨林覆盖了纬度20度以上的大部分土地。在那条线以南，今天巴西南部的木材山逐渐让位于贫瘠的查科平原、芦苇草地，以及人口稀疏的巴塔格尼亚平原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

这些地区或早或晚都被人类占领，但是不同地区的社区发展方式却迥然相异。雨林地区热带植被茂盛，有些地方甚至浓密得无法穿越，而土壤却很贫瘠，在雨林中栖身的部落必须学会适应其复杂的生态结构，他们多半以狩猎和采集热带水果为生。这种生存方式代代相传，历经万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居住在查科(Chaco)平原和芦苇草地的是一些武士部落，他们靠狩猎和农业为生。这里的环境同样使居民得以几个世纪以来都维持着较稳定的生活方式。

安第斯的考验

南美洲最丰富的土著文明发源于西部，重心



在安第斯中部一带。乍一看，这里似乎不可能是文明的发祥地，因为它不同于孕育古埃及或是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丰饶河谷，这里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气候条件上讲都比较极端。同漫长的海岸线平行的是安第斯山麓陡峭的山脊。在山峰和海岸之间横卧着一大片海岸平原，照常理讲，这块平原承太平洋带来的雨水滋润，应该很肥沃。然而事与愿违，这里还受到**虹堡气流(Humboldt Current)**的影响。虹堡气流是一股来自南极的寒流，它的气温比陆地气温低得多。受寒流的影响，风没有把雨水带进内陆，而是直奔海洋而去，并且一路以水雾的形式吸走了土壤里原有的水分。结果这片海岸成了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的某些地区年降雨量为零。

然而，来自陆地东边大西洋的雨水倒的确给安第斯山的顶峰带来了充足的降水。大陆东部的流量十分充足，足够补给世界最大的河流**亚马孙河(Amazon River)**。虽然从山麓西侧发源，流向太平洋的水量要少一些，但那也足够补给十几条主要的河流，使得这些河流的流量常年保持稳定。这些河流从安第斯山顶发源，西流入海，途中流经的长度通常不足150公里，然而它们对于南美文明的发展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在这些河流的沿岸，人们纷纷定居下来，并创造出了灿烂的**秘鲁(Peru)**文明。

这些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周围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早期秘鲁文化许多自身特色。各种文明形态被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沙漠隔开，沙漠成了天然的生态界线，决定了不同地区的居民必须同他们的邻居进行贸

易，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流域地理条件的多样性。这些河流之间的落差使得从山顶到海岸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一系列不同的气候和农业环境。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多样性鼓励着人们进行农业试验，而安第斯中部的居民也都成了灌溉和管理土地的行家。然而，总的说来，这些流域的雨水补给量和人们的生存状况最终都取决于内地的山脉。

尽管考古学家们对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分歧，但是他们一致勾勒出了一幅安第斯文明发展的概况图。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越

>> 直到公元16世纪西班牙人引进马和牛之前，美洲驼一直是南美大陆唯一负重可达45公斤以上的牲畜。美洲驼对于拓展贸易路线，提供衣物粮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可以说，它们在印第安文明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片中所展示的这幅玻利维亚科迪勒拉(Cordillera)山区的图景是安第斯文明(Andean civilization)早期阶段常见的风景。



来越多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他们通常选择在河口附近安家，住在由石头和砖块砌成、木材和鲸鱼骨头作屋顶的房子里。他们用发涨的海豹皮或结成捆的芦苇制成筏子，外出捕鱼，并且采集野生的块茎或豆类为食。渐渐地，他们学会了种植棉花，学会了用粗布制衣服，还学会了把食物放进盛水的锅里，用烫石头加热的方法加以煮食。

从某个未知的时期开始，这些居民开始建筑**神龛(shrines)**——一些人造的土丘，前面立上石头，把死者埋葬其中。这些早期圣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炉床或火坑，以供人们点上

圣火，祭献牺牲。考古学家在研究这些火坑的过程中发现了动物骨头、海贝、石英块，以及辣椒的残留物。

第一次农业革命开始于**昆诺阿菟(quinoa)**的种植，昆诺阿菟是南美洲产的一种苋科植物，其种子像稻米，叶子像菠菜。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来自墨西哥的玉米种植热带动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很快玉米成了主要作物，大大提高了收成的稳定性和食物供给的数量。

粮仓充足了，人们也就有闲暇追求简单的生存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于是陶器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诞生了。同时，人们要在干燥的





区域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对水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也有了新要求。于是浩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开始启动。在某处，人们甚至修筑起了长达6公里的水渠，从而开发出了许多新的耕地。

完成这些工程所需的合作，以及管理社区共有的美洲驼和骆马（vicuna，一种野生的美洲驼），都为“埃卢斯”（ayllus）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埃卢斯是一种新型的，由紧密的亲缘关系连结在一起的居住群落。当时开始出现了巨大的仪式性建筑群，通常是设计成U形、一端开口的院落，院落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象征太阳崇拜。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整个秘鲁中部海岸地区都被贸易路线连结起来。国内文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到来的条件已经日臻成熟。

美洲虎牧师崇拜

对查文（Chavin）文化的一种精确描述是称其为“共享的艺术风格”。它得名于安第斯东面

<< 这幅刺绣中所描绘的生物，即所谓的“大眼神”，是该地区最早的神明之一。这件织物出土于秘鲁的帕拉卡斯，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前200年。

年表

南美洲历史

早期南美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系列文化形态的相继兴盛和衰落，受这些文化形态的影响，不同的社区在艺术和宗教信仰上的倾向性也有所不同。由于这些文化是如何消亡的迄今为止还是个谜，每种文化的确切起止时期也就无从考证了。下面划分的时期只是粗略的，但是却可以说明直至印加帝国时期为止，西班牙人修史之前，各种文化此起彼伏的状况。

>> 瓦尔迪维亚（Valdivian）物神，公元前4000~前1800年。



公元前35000~前1年

前35000年
前30000年
前2000年

人类跨过白令海峡迁徙到北美大陆。
人类开始在南美大陆居住。
游牧部落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耕、纺织和陶器制造。

斜坡上海拔 3000 米的一个地方，靠近现在的查文得法塔 (Chavin de Huatar) 村庄。那里，一栋由大石块砌成，巨大而无窗的房屋残骸如今仍屹立在一个祭祀广场的前面，广场由两个业已陷落、相互嵌套的庭院组成。主建筑内部由风井维持通风，建筑内是一个由阶梯连接起来的、回廊和房间组成的迷宫。在房屋最古老部分的中心位置，两个走廊的连接处有一个高达 5 米的雕像——一把用于祭祀的刀，我们现在称之为“兰松” (Lanzon) 或匕首。雕像上刻着一只艺术化的猫科动物图案，可能是美洲狮，但更像美洲虎。它龇牙咧嘴，露出尖牙。

查文寺庙并不是惟一具有查文风格的建筑物，但却是最大而且最雄伟的，因此权威的考古学家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崇拜运动的重心。果真如此，那么这场运动似乎是起源于秘鲁北部，并且在公元前 1000 年期间向南方传播的。在该崇拜盛行之地，早期的 U 形院落群被结构匀称的广场和装饰有巨型浮雕的墙壁所代替。这些雕刻通常代表了某种神明，而这些神明往往同某种奇特而危险的雨林动物相

联系——比如蛇、南美鳄鱼、秃鹰等。美洲虎神明的图案随处可见，可见它是这种新宗教中最重要的神明。

查文风格在安第斯中部一带广为流传，到公元前 400 年左右，它的影响已经覆盖了该国北部半个国家。然后，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这种风格开始走向衰落。当然它的影响力仍然是巨大的，长有尖牙的神明也并没有被完全遗忘。它的形象在继之而起的文化中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另一个神明，“托棒神” (Staff-bearing God)，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他两只手里都握着和他一样高的棍棒。

一千多年以后，安第斯地区才再次出现流传如此广泛的宗教。与此同时，安第斯文化逐渐分裂成各种小的地区文化。每个地区形成了具有自身显著特色的神话体系、服装、仪式以及风俗习惯。

例如，秘鲁南部沿海的帕拉卡斯 (Paracas) 半岛上的居民就花了诸多心思在葬仪上。这些人不仅精通纺织，而且骁勇善战，他们在寿衣上装饰了一个嵌着敌方部落头颅的神明图案。

前 1400 年
前 850~前 200 年
前 600~前 400 年
前 370~公元 30 年

部落间生活资料的相互需求促使秘鲁海岸建立起发达的贸易路线网。
查文文化在整个秘鲁北部地区广泛传播。
帕拉卡斯帝国在秘鲁南部沿海发展壮大。
纳斯卡文化发展时期，持续了大约 400 年。

➤ 纳斯卡文化陶器，上面刻有带头饰、佩剑的人物像。



公元 1~1525 年

约公元 1~600 年
约公元 500~900 年
900 年

莫切文化繁荣时期，陶器是当时最主要的艺术形式。
北方的瓦利和南方的蒂亚瓦纳科这对兄弟文化主宰着安第斯地区。
奇穆民族在秘鲁北部海岸兴起，并保持强劲的势头，直至印加人到来。在奇穆文化鼎盛时期，奇穆人的都城羌羌占据了大约 20 平方公里的领土。
曼科·卡帕克在库斯科成为第一个印加君主。
帕查库提成为印加君主并开始扩张疆域，在此之前，王国的领土范围几乎不超其都城城墙。
图帕克·乌盘奇继承他父亲的扩张事业。
怀纳·卡帕克分裂王国之后，内战爆发。

➤ 人形悬挂物，出产于哥伦比亚的托利玛文化 (Tolima Culture)，公元 100~900 年。

公元 1527~1881 年

1527 年
1532 年
1553 年
1609 年
1650 年
1881 年

皮萨罗的军队抵达。
阿塔瓦尔帕被西班牙人俘获，标志印加帝国没落。这位印加首领在狱中下令处死其对手瓦斯卡尔。
佩德罗·谢萨·德·莱昂 (Pedro Cieza de Leon) 出版《秘鲁编年史》 (La Cronica del Peru)。
《加西拉索·德·拉·贝加皇家评注》 (Royal Commentaries of Garcilaso de la Vega) 出版。
安第斯安提普拉诺地区的人数由一个世纪以前的 500 万减少到 100 万。
阿劳坎人 (Araucanian) 最终被西班牙人征服。



图案上的神明双目炯炯有神，于是现代学者将其戏称为“大眼神”（Oculate Being）。

秘鲁北部莫切（Moche）流域的居民遗留下了生动的记录。他们因精湛的陶艺而闻名，那些精美的陶器以缩微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公元1000年中期、莫切文化繁荣时期居民的日常生活。莫切陶瓶展现了高踞王位的君主、挥舞着钉头锤的战士、芦苇船捕鱼的渔民，以及替人疗伤的行医者。它们还栩栩如生的刻画了安第斯人生活当中不那么美好的方面：比如被绳索捆绑着、待人宰割的俘虏，或者，像另一个陶瓶上描绘的那样，一只鸟在啄食一个囚犯的双眼，而他的耳朵和鼻子已经被剃掉了，这也许就是犯了盗窃罪所遭受的惩罚。

莫切人之所以有闲暇从事陶艺创作，是因为他们的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尽管肉类稀少——只有鸭子和豚鼠（guinea-pigs）提供肉食——

但是他们种植玉米、马铃薯、豆类、鳄梨、辣椒、花生、木薯，以及南瓜类作物，此外还种植番石榴、木瓜和菠萝等水果。鹿似乎是莫切贵族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因为只有贵族才能在猎狗和打手的帮助下猎到鹿。

莫切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饶的农业收成，部分是由于他们搜集海边岛屿上的海鸟粪给土地施肥的结果；此外，他们开发出了一整套复杂而完备的灌溉系统，也增加了耕地的面积。这个过程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是一条水渠的建成——为了方便从邻近的河流取水，莫切人挖掘了一条横穿50公里沙漠的水渠。他们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莫切河谷终于成为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家笔下所描述的“名副其实的花园”。

同物质财富的增加齐头并进的是政治势力的扩展，莫切的势力范围遍布沿海上下。在钉头锤、长矛和铜头斧的武装下，莫切人所向披靡，而他们的俘虏下场正如他们的陶器上所揭示的那样，有的在祭祀仪式上被扔下悬崖，其余的则被捆绑在一起，带到莫切河谷的大祭祀广场上，在那里等着被割破喉管或是被砍头。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就无从考证这些牺牲品究竟被用来祭献哪个神明，似乎包括古老的查文尖牙神，此外还有一个太阳神，他通常被描述为一个追赶猎物的猎人。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莫切人曾不遗余力、大肆铺张地祭拜这些神明。他们主居地的祭祀广场规模宏大，其中最大的建筑物比欧洲的任何一座纪念碑还要高大。这座被西班牙人戏谑为“太阳金字塔（Pyramid）”的建

▼ 制陶工艺在莫切文化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莫切人造出了很多造型复杂的陶器。诸如图片中所展示的这个有嘴的动物形状的陶罐造型就相当独特，它有着毒蛇的身子和长尖牙的猫科动物的头。这个陶罐可追溯到公元100~600年。



哧哧哧哧哧哧哧哧

用作祭牲的孩童

南美的很多部落都给他们的神明献祭，对某些部落而言，用人作祭牲是规格最高的祭祀。

考古学资料显示，以人为祭牲在南美有着悠久的历史。已出土的公元1000年的莫切人的陶罐上刻着裸体的囚犯在金字塔顶端或山顶上的尖牙神面前被处死。奇穆人定期祭献孩童以取悦他们的月亮女神。

印加人非常重视祭牲，尽管他们供奉的祭牲通常是美洲驼或豚鼠之类而不是人。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他们也屠杀儿童——据说新皇帝登基时一次要屠杀200名儿童。祭祀须遵守严格的程序。那些人祭，多半是10岁~15岁的少年，必须体格非常健壮。祭祀时，先让他们饱餐一顿，并把他们灌醉，以便他们可以舒服地死去。接着他们被带到神明的雕像前，用绳索被勒死或是被割破喉管而死。通常这种仪式在寺庙里进行，但是显然在山顶献祭的习俗也没有完全被遗忘。近几十年来，陆续有攀岩

者在5000多米高的地方遇到洞穴，洞穴里发现有7岁左右、衣着华丽、被作为献给太阳神的祭牲活埋的儿童。



这个罐子产于莫切文化时期，罐子上刻的是一个年轻人被作为祭品献给猫神，而这个年轻人似乎也准备听天由命。该文物可追溯到公元100~700年。

筑高40米，动用了5000多万块砖头，房间里装饰有各种生动有趣的壁画。与之相望而规模稍小一些的“月亮金字塔”也装饰有壁画，其中一幅画用拟人的笔法，描绘了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由昂首阔步的陶罐和手舞足蹈的武器组成。

纳斯卡化之谜

往南大约1000公里的另一处文化留下了一笔更为神秘的遗产。住在内陆高原，由于高原上流经的纳斯卡化（Nazca）河而得名的纳斯卡化人，选择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以附近的沙漠为媒介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创造力。他们

铲去沙漠表层的岩石和颜色较深的砾石，露出下面颜色较浅的细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沙漠表面绘制出的图形有时长达几公里。

他们在有些地方挖掘出笔直的线，能长达12公里。挖出来的石头堆在两边，从地面上看起来非常像是一条条道路，通向荒野中某处不知名的朝圣地。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挖出抽象的螺旋形和曲线形图案，或是巨幅的沙漠图画——比如海豚、巨大的蜂鸟，或是卷尾猴。这些精心设计、惟妙惟肖的图案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尽管人们也可以从附近的山上看到它们，但是必须从空中俯瞰才能把它们的真面目



▲ 驻守着蒂亚瓦纳科“太阳门”的神像。这座地处4000米以上的城市大约建于公元600年，是南美洲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

尽收眼底——而这种高度对于它们的创造者来说是不可企及的。20世纪20年代，有人从一架飞机上俯瞰时首次发现了这些神秘的图案，从此关于纳斯卡化沙漠图案的创作动机出现了诸多猜测。纳斯卡化沙漠图画之谜已经引发了很多奇谈怪论（见29页框内图文）。

与莫切文化和纳斯卡化文化在低地上达到的登峰造极相同步，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在安第斯山脊的高处也正日趋繁荣。它的发展进程受到自然条件的巨大阻碍，因为安提普拉诺（altiplano）——东部和西部的山脉之间簇拥着的高原——是地球上居住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庄鲜有海拔3000米以下的。要在那样高的地方生存，人体必须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的居民都有硕大的胸腔、超大肺活量的肺，和比常人大出百分之二十的心脏。此外他们血液里的红血球含量也比常人高很多，以协助氧气的运送。

蒂亚瓦纳科的睡神

安提普拉诺的大部分地区都很干旱，但是秘鲁—玻利维亚边境附近的降雨还比较丰富，足够补给南美大陆最大的内陆水域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该湖是一个史前海洋的残留部

分，以前水域范围还要大得多。正是在该湖向南20公里的地方，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市逐渐繁荣起来（见38~39页）。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史学家们只能猜测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崇奉的神明。考古学资料证明在其鼎盛时期，该城的居民曾多达4万人，这些居民靠从湖里捕鱼和在经过灌溉改良的土地上种植耐寒植物为生，如土豆和类似于蜀黍的昆诺阿苋。他们另一个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则是附近草地上放牧的美洲驼和羊驼（alpaca）。羊驼提供了高地生存所必需的保暖衣物的毛料，而美洲驼则是该地区惟一有相当负重能力的牲口，因此蒂亚瓦纳科人作为美洲驼饲养者，得以垄断山脊地区的贸易。他们巩固势力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武力扩张，以及形成一个宗教信仰中心，这个中心在其自身消亡之后依然在发挥影响。

与沿海居民不同，蒂亚瓦纳科的居民可以轻易弄到不计其数的石块，而他们雕琢这些石块的技巧之高令许多现在的工程师也叹为观止。迄今为止有6处建筑群还留有依稀可辨的痕迹，其中最大的一处基座达200平方米。建造中所用的石块有的重达90多吨，是从5公里外的采石场上靠人力搬运过来的。

在蒂亚瓦纳科所有昔日的辉煌当中，历经时间的考验而几乎相对无损保留下来的就只有辖区祭祀广场的入口了。这个被西班牙人称做“太阳门”（Gateway of the Sun）的建筑用一块大而整的石料雕成，上面刻有托棒神的图案——也许就是查文时期崇拜的托棒神，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该城的保护神。他的每只眼下面都有一对小圆圈，估计是代表眼泪。这个哭泣的神明究竟代表什么涵义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考古学资料表明他的影响力之广泛，在安第斯山脉几百公里高的地方乃至太平洋沿岸都可以感受到。

蒂亚瓦纳科文化影响如此广泛的原因也许在于蒂亚瓦纳科人同**瓦利(Huari)**人之间建立起的紧密联系。瓦利人是公元1000年后半期在秘鲁兴起的另一支主要力量。

瓦利的都城位于安第斯山脉上，蒂亚瓦纳科以北1000公里的瓦利城。以瓦利城为基地，瓦利

人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武力征服，他们将莫切人、纳斯卡化人和许多其他部落收归旗下，直至最终控制了秘鲁的大部分区域——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瓦利帝国在9世纪的时候覆没了，不过蒂亚瓦纳科同盟在帝国没落之后仍然繁荣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在后来的500年内，安第斯中部地区的权力再次分裂。控制权被合法地移交到众多独立城邦手里，而每个城邦的控制面积几乎不超过他们自己的河谷。然而在这些连年征战、排名不断更迭的城邦中，有一个民族却得以青史流传，那就是**奇穆人(Chimu)**。奇穆人统治过一个昙花一现的城市联盟，由散布在秘鲁北部和**厄瓜多尔(Ecuador)**南部沿海平原的城市所组成的。奇穆人的都城**羌羌(Chan Chan)**是西班牙统治之前南美洲最大的城市，这个富丽堂皇的大都市在其鼎盛时期，领土面积曾达到24平方公里。

太阳之子

到15世纪中期，奇穆人已经被另一支更强大的力量所取代，那就是印加民族。伟大的印加民族的发家史却是非常低微的。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的第一个家在的喀喀湖区，而且自始至终，他们都把蒂亚瓦纳科的遗址看成是他们文化的神秘发源地。

据故事中讲述，他们在第一个印加——他们把自己的首领也称做印加——的带领下离开湖区。这位名叫**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的印加酋长根据神的旨意，带领着他的民众往北走。根据神的旨意，他们最终将到

《《 早期文化的手工艺水平可以从这顶瓦利风格的针织帽上反映出来。这顶帽子出土于秘鲁南部，上面装饰有各式各样的人脸。 》》

达一个地方，他们带着的一根金棒将在那里被土地吞没，意味着那里就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当一行人到达库斯科（Cuzco），也就是他们未来的都城时，那根金棒在肥沃的土地里陷没了，于是这些流浪者知道他们终于找到了家园。

即便如此，在随之而来的年月中印加人的生计仍然堪忧。后来的两个世纪当中，他们在一个小王国内维持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而这个王国的疆域几乎超不过都城以外几公里。直到

帕查库提（Pachacuti），也就是继曼科·卡帕克之后的第九个印加酋长即位的时候，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在击退了来犯都城的敌军之后，这位好战的王子逼迫父亲退位，开始了自己的征战生涯。根据印加人讲述的故事，帕查库提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看到的一个幻象，在幻象中，他看见太阳神英蒂（Inti）向他现身，并向他展示了一个魔力水晶球，水晶球里面是他将要征服并纳入印加版图的领土模型。帕查库提统治了印加33年，直至1471年他最喜欢的儿子图帕克·乌盘奇（Tupac Yupanqui）即位为止。图帕克统治了22年，到他死时，印加王国的领土已经从哥伦比亚南部一直延伸到毛利河（Maule River），是如今智利疆域的一半。当时帝国疆域辽阔达近百万平方公里，由一整套通法、道路和基础设施维系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高度集



—— 咚咚咚咚咚咚 ——

印加统治之外的地方

在印加人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所向披靡。然而在两处边界他们遭遇到的当地人，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却让他们最终决定敬而远之。

印加人北上的进程止于基多之外哥伦比亚南部的雨林地区。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令他们反感的原始部落。“那些人肮脏不堪，衣衫褴褛，满身的虱子。”印加编年史者加西拉索这样描述其中的一个部落，并透露印加人在征服了该部落之后，让部落居民缴纳虱子税，以督促他

们注意卫生。另一个部落更糟糕，“他们居然吸食人肉”。统治者觉得继续往这个方向推进恐怕收益不大，便决定就此收兵。

南方的情形则迥然不同。在往智利推进的过程中，印加军队遭遇了阿劳坎人的顽强抵抗。阿劳坎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武士民族，印加人同他们在毛利河边激战了3天仍然相持不下。

在后来的年月中，阿劳坎人也是惟一有效抵御西班牙侵略的南美民族，从而得以长时间在南方故园维持相对程度的独立，直到最终于1881年被征服。



▲ “造女”，或称玛玛库那（mamacona）是印加皇帝的嫔妃，通常和他们葬在一起。这座身着华贵服饰的印加皇妃的金像是在坟墓中发现的，它反映了此种身份的妇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该文物可追溯到约公元1430—1532年。

权的统治机构保证了王国的正常运转。

然而，尽管印加统治有着森严的体系，并且充分体现了对民众的体恤，它仍然避免不了所有集权式统治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到图帕克·乌盘齐的儿子怀纳·卡帕克（Huayna Capac）统治时期，

这种制度的弱点暴露无余。当挑选王位继承人的关键时刻到来时，怀纳表现得犹疑不决，无法在他的两个儿子间作出决断——其中一个在库斯科称雄，而另一个则占据了北部都城基多（Quito）。为了避免决断，怀纳提议将王国在两个儿子之间平分。这样做的结果是两个儿子都不服气，怀纳死后，王国爆发了残酷的内战。

在后来的战争中，来自基多的王位争夺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迅速取得了优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下令处死了许多亲戚——怀纳生前私生活淫乱（有众多私生子），据说阿塔瓦尔帕总共处死了300多人。然后他挥师前往库斯科，也就是他的主要对手瓦斯卡尔（Huascar）的据点。一场血腥的厮杀在那里展开，结果自然是支持力量众多的阿塔瓦尔帕取得了最后胜利。

西班牙人的入侵

紧接着发生了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导致了整个印加王国的覆灭。阿塔瓦尔帕接到消息说，有一伙陌生人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起初似乎没有理由大惊小怪，因为据被派去刺探敌情的使节回报，来犯者看上去不像是勇猛强悍的战士，派一支两百名士兵的部队足以将他们制服。印加酋长可以轻而易举召集成千上万久经沙场的战士，完全没有理由惧怕他们。

然而他有所不知，入侵者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来到这里的，而且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是印加人根本无法抵御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和他手下168名财迷心窍的西班牙侵略者决心效仿自己的同胞贺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的壮举——贺尔南11年前

在墨西哥一举荡平了整个阿兹特克 (Aztec) 王国。这些侵略者梦想赢得不可胜数的财富，并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

胜负很快见分晓。阿塔瓦尔帕将西班牙人邀请至他在卡亚马卡 (Cajamarca) 的营帐，这里是他的军队去库斯科途中歇脚的地方。1532年11月26日，他在5000个未武装的士兵的护卫下去拜访陌生来客。皮萨罗和他的人则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继之而来的一场血腥屠杀中，阿塔瓦尔帕被俘了。

作为赎金，这位印加酋长答应将一间5平

方米的房间用金银堆至一人多高。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却并没能因此而幸免于难。这些财宝恰恰向西班牙人显示了这个国家的金银之多。侵略者在把俘虏来的印加酋长送上断头台之后，开始征服整个印加帝国，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速度之快是他们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在印加国内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西班牙人要取得胜利并不是一件难事。内战造成的裂痕是如此之深，以至阿塔瓦尔帕在成为西班牙人的阶下囚之后，仍念念不忘设法加害他的对手瓦斯卡尔，而不是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印加人

>> 诸多关于南美洲提供的难以置信的财富的故事证明了皮萨罗并不是开发该地区的最后一个欧洲探险者。就在西班牙人还在征服秘鲁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已经在巴西站稳了脚跟，而其他侵略者则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北的地区碰运气。从秘鲁以南往玻利维亚和智利进军的过程比较顺利，以至于到16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人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及除大陆最南端之外的所有区域。这幅由胡安·德·拉·科萨 (Juan de la Cosa) 绘制的地图 (他1492年曾随同哥伦布远征军出行) 展示了公元1500年新大陆的殖民地分布情况。

